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我爱你，与你无关；我的悲伤，你不需要管。

GIRL WITH A
PEARL EARRING

[美] 特蕾西·雪佛兰 著

Tracy Chevalier

李佳珊 译

我爱你，与你无关；我的悲伤，你不需要管。

戴珍珠耳环 的少女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

[美]特蕾西·雪佛兰 著

Tracy Chevalier

李佳珊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/ (美) 雪佛兰 (Chevalier, T.)

著; 李佳珊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书名原文: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

ISBN 978-7-5399-7806-2

I. ①戴… II. ①雪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3736号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by TRACY CHEVALIER

Copyright: © 1999 BY TRACY CHEVALI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LFMAN SCHNEIDER LITERARY AGENT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3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4-452号

书 名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著 者 (美) 特蕾西·雪佛兰

译 者 李佳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江培芳 张晓莹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40千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06-2
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我的父亲

目 录

1664.....001

1665.....107

1666.....207

1676.....263

1664

我母亲没有告诉我他们要来。事后她说，那是因为她不希望我感觉到紧张。我很惊讶，以为她够了解我。打从出生以来我就不曾哭闹，在陌生人眼里总是举止平静，只有母亲能从我紧绷的下颚和扩张的大眼中察觉异状。

那时我正在厨房切菜，听到大门外传来人声——女人的声音，轻快如明亮的铜管乐器，以及男人的声音，低沉如我手下的木头桌子。那是某种在我们屋子里不曾听闻的声音。我从他们的声音中仿佛听见了奢华的地毯、书本、珍珠与毛皮。

我很庆幸不久前自己才费力刷过门口的台阶。

母亲的声音——像一口炖锅、一只水壶——从大门口逐渐往这里接近。他们正朝厨房走过来。我把手边没有切完的韭菜推到一旁，把菜刀在桌上放好，用围裙擦净双手，然后抿抿嘴，湿润干燥

的双唇。

母亲在门边出现，一对眼睛透露着警告。她身后的女人得微微低头才进得来，因为她太高了，比跟在她后面的男人还高。

我们一家人，就连我父亲和弟弟，也都很矮。

女人看起来好像被狂风扫过，尽管今天外头平静无风。她的帽子歪斜一边，溜出几绺金色的卷发垂在额前，像蜜蜂一样，好几次她都不耐烦地伸手挥打。她的衣领需要整理一下，而且也不够硬挺。她把肩上的灰色斗篷推到背后，然后我看到她深蓝色的衣裙下，一个婴儿正逐渐成形。年底前，或者更早，小孩就要出世了。女人的脸像个椭圆形的餐盘，时而闪亮，时而晦暗。她的眼睛像两颗淡褐色的纽扣，这样的颜色我很少在金发的人身上看到。她大刺刺地仔细盯着我瞧，然而，她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其他东西吸引，眼睛朝屋里四处扫视。

“就是这女孩啰。”她忽然冒出一句。

“这是我女儿，葛里叶。”我母亲回答。我有礼貌地朝女人和男人点点头。

“嗯，她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力气够吗？”女人转身看向男人，她斗篷的一角勾到我刚刚切菜用的刀子的刀柄，刀子被扫下桌，弹到地板上转了几圈。

女人失声尖叫。

“卡萨琳娜。”男人平静地说。她的名字从他口中吐出，仿佛含着肉桂的香味。女人安静下来，努力让自己恢复镇定。

我走上前捡起菜刀，把刀锋在围裙上擦拭干净，然后再放回桌上。刚刚菜刀掉在地上时碰乱了一旁切好的蔬菜，我拿起一片红萝卜放回原位。

男人看着我，他的眼睛如灰色的海洋。他的脸瘦长而棱角分明，表情沉着安稳，和他妻子闪烁摇摆如同烛火一样的神情刚好相反。我很高兴他嘴唇和下巴上都没有留胡子，这让他看起来很清爽。他肩上披着一件黑色的长外衣，身上穿着白色衬衫，颈上围着一圈细致的丝质衣领。他的头发压在帽子底下，颜色像雨水冲洗过的红砖。

“葛里叶，你刚刚一直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问。他的问题吓了我一跳，不过我很明白不能照实说。“我在切菜，先生，要煮汤用的。”

我总是把切好的蔬菜排成圆形，不同的种类分别占一个部分，像切片的馅饼。眼前共有五片馅饼：紫甘蓝菜、洋葱、韭菜、红萝卜和芜菁。接下来，我会用刀锋把它们码齐，最后在中心摆上一片红萝卜。

男人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。“你是按照它们下锅的顺序排列的吗？”他研究着这个由蔬菜堆成的圆形，提出他的猜测。

“不是的，先生。”我有点犹豫。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如此排列蔬菜，只是觉得它们应该要这么摆，但我没有胆量对一位绅士说这样的话。

“我看到你把白色的分开，”他指了指芜菁和洋葱，说道，“还有橘色和紫色的，你也没有把它们摆在一起。为什么？”他捡起一小片甘蓝菜和一块红萝卜，拎在手里像玩骰子一样摇着。

我望向母亲，她轻轻点头。

“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会起冲突，先生。”

他扬起眉毛，好像没料到这样的答案。“你煮汤前，常常花很多时间排这些菜吗？”

“噢，没有的，先生。”我不安地回答。我不希望他觉得我很散漫。

我的眼角瞥见一点动静，我妹妹阿格妮丝正在门柱后偷看，听到我的回答，她摇摇头。我不常说谎。我垂下眼睛。

男人侧过头去看，阿格妮丝马上躲了起来。他把红萝卜和甘蓝抛回原位，那片甘蓝有一半掉在洋葱堆里。我想伸手去把它摆好，但没有动手，不过他知道我很想这么做。他在测试我。

“好了，玩够了。”女人宣布。尽管他对我的特别注意让她不大舒服，但惹她不高兴的人是我。“那么，就明天？”她看了男人一眼，然后像风一样迅速转身走出厨房，我母亲跟随其后。男人再

次望了望即将下锅煮汤的食材，然后对我点点头，跟着她们离去。

母亲回来的时候，我坐在我之前用蔬菜摆放的圆盘旁边。我等她开口，她缩着肩膀，仿佛抵挡着冬天的一阵寒风，只不过现在是夏天，而且厨房很热。

“从明天起，你到他们家帮佣。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他们每天会付你八毛钱。你要住在他们家。”

我抿紧嘴唇。

“葛里叶，别那样看我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没办法，你父亲现在没有工作了。”

“他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在奥兰迪克，和马伦港交接的地方。”

“罗马天主教教区？他们是天主教徒？”

“你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，他们同意这一点。”母亲用双手拢了拢切好的芜菁，把它们跟混杂在其中的少许甘蓝和洋葱一起捧了起来，丢进火炉上准备好的一锅水中。我小心翼翼排列出来的圆形就这么毁了。

※ ※ ※

我爬上楼梯找我父亲，他坐在阁楼前方的窗户旁边，光线落在

他脸上。如今，他顶多只看得到这样的光影。

父亲以前是瓷砖画匠。他在白色的瓷砖上画小天使、少女、军人、船只、孩童、花鸟和动物，然后上釉、烧窑、兜售，长久以来，蓝色的颜料已染进他的手指。直到有一天，窑炉爆炸，夺走了他的双眼和工作。他还算幸运——另外两个人死了。

我在他身旁坐下，握住他的手。

“我听见了，”我还没说话，他就先开了口，“我都听见了。”失去双眼使得他的听力变得非常灵敏。

我想不出能说些什么话，听起来不含怨怼。

“对不起，葛里叶，我应该替你想一条更好的出路。”他眼睛原来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医生用上下的皮肤缝合起来，看起来充满悲哀，“不过他是一个正直的绅士，而且人也不错，他会好好对你的。”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女人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肯定，爸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好几年前，凡·路易文在市政厅展示他新买的画作，我们看到一幅画，画着台夫特的风景，是从鹿特丹和席丹城门的方向看出去的角度。画中的天空占了好大一部分，阳光照着其中几栋房子。”

“而且颜料中混了沙子，使砖墙和屋顶看起来有粗糙的感觉。”我接下去，“水面上有长长的倒影，几个小小的人站在河岸边，离我们最近。”

“就是那幅画。”父亲的眼眶扩张，仿佛他眼睛还在，又再度看见了这幅画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记得我思考着，为什么我也曾经好几次站在相同的地点，但就是从来不曾看到那位画家眼中的台夫特。

“他是凡·路易文？”

“你说那个赞助人？”父亲轻笑，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他。是那个画家，维梅尔。刚刚那两个人是约翰·维梅尔和他太太。你的工作是打扫他的画室。”

母亲在我简单的行李中多放了头巾、领巾与围裙，如此我才有备份的衣物每天换洗，让自己看起来总是干干净净。她给我一把装饰用的玳瑁梳子，那是我祖母的，形状像贝壳，戴在一个女佣头上实在过分华丽。她还给了我一本祈祷书，让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逃离周围的天主教气氛。

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她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会到维梅尔家工作。“你知道你的新主人是圣路克同业公会的会长吗？去年你父亲发生意外的時候，会长也是他。”

我点点头，仍然不敢相信我将要为这么一位艺术家工作。

“公会尽可能地照顾它的会员。记不记得这么多年来，你父亲每个星期都缴钱到一个箱子里？这些钱是拿去给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匠的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。但是钱没多少，你也知道，尤其现在法兰当学徒也没有赚钱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虽然我们真的很需要，可是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救济。后来你父亲听说你的新主人在找人，他想找一个可以不移动任何东西，就能打扫他的画室的女佣，于是就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。他想，既然维梅尔是会长，又知道我们的情况，应该会想办法帮忙。”

我把她的话想了一遍：“要怎样才能不移动任何东西，打扫一个房间？”

“当然，你得移动东西，但你必须想办法把它们放回一模一样的位置，让它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动过，就像你父亲眼睛看不到后你为他做的那样。”

父亲发生意外后，我们已经学会把东西放在他永远找得到的地方。然而，为一个盲人这么做是一回事，替一个眼睛敏锐的画家这么做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客人离去之后，阿格妮丝什么也没对我说。那天晚上我爬上床，在她身旁躺下，她依然沉默不语，不过并没有翻过身去背对着我。她仰卧着，眼睛盯着天花板。我吹熄蜡烛，房间顿时陷入黑

暗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转身向她。

“你知道我也不想走。我不得不。”

一片寂静。

“我们需要钱，现在爸不能工作了，我们一无所有。”

“一天八毛也没多少钱。”阿格妮丝的声音哑哑的，仿佛喉咙里结了蜘蛛网。

“至少可以让家里不缺面包，或者吃到一点乳酪。也没那么少。”

“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你们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，先是法兰，然后又是你。”

去年法兰走的时候，全家人中就属阿格妮丝最难过。以前他们两个老是像猫一样动不动就打架，然而他离开之后，她闷闷不乐了好几天。十岁的她是我们三个孩子中最小的，自她出生以来，法兰和我就始终在她身边，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不在。

“家里还有爸和妈，我每个星期天也都会回来。而且法兰本来就会走，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”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，等我们的兄弟满十三岁之后，就要去当学徒。我们的父亲辛苦存了一笔钱要付学徒费，而且嘴里总是不停地说法兰会学到更多这一行的知识，到时候等他回来，他们父子俩可以合开一家瓷砖作坊。

如今我们的父亲坐在窗边，不再提到未来。

意外发生后，法兰回家待了两天，之后他不曾回来过。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我跑到城外他做学徒的作坊去找他。他看起来精疲力竭，两条手臂因为长久以来拖拉烧好的瓷砖出窑，从上到下布满了灼伤。他告诉我，他从清晨工作到半夜，有时候甚至累得没有力气吃饭。“爸从没见过有这么累，”他忿忿不平地埋怨，“他老是说他的学徒经验塑造了他。”

“或许吧，”我回答，“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。”

隔天早晨，当我准备出发时，父亲沿着墙壁摸索着来到大门口的台阶。我搂了搂母亲与阿格妮丝。“星期天一下子就到了。”母亲说道。

父亲递给我一个包在手帕里的东西。“让你记得家里，”他说，“记得我们。”

这是他画的瓷砖里我最喜欢的一块。他留在家里的瓷砖大部分都有小瑕疵——破损或切歪的，或是因为窑火太热，上面的图案被烧糊了。然而这一块，是父亲特别为我们留下来的。瓷砖上画着简单的图案：两个小人影，一个男孩与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孩。他们并不像普通瓷砖画上的孩童一样玩耍，只是在一起散步，就如同我和法兰一起散步的样子！显然，父亲画图的时候心里想着我们。男孩走在女孩前头，转过身来好像要说些什么。他一头乱发，一脸惆